

中国作家协会
网络文学联席会
重点作品

荣获腾讯原创文学大赛
最佳潜力奖

锦年

J I N N I A N

冷秋语 著

当我用逆反和嚣张来表达成长，
你看到的是我的嚣张。

以，
透我坚硬的壳看到我的渴望？
以，
下所有的伪装，与你温柔相拥？

在我兵荒马乱的心里，
我一样渴望被你爱护、被你小心珍藏。
走过所有的明媚和忧伤，
唯愿锦年如歌，
让爱与誓言成为青春的终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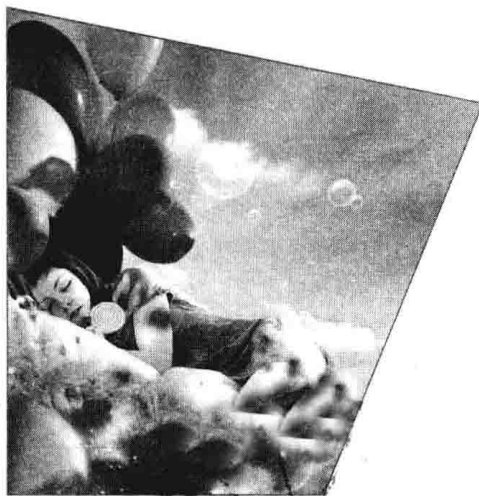
APE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锦年

J I N N I A N

冷秋语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年 / 冷秋语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5

(微文艺)

ISBN 978-7-5396-5304-4

I. ①锦… II. ①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1977 号

出版人: 朱寒冬

丛书主编: 陈启辉

责任编辑: 姜婧婧 刘 畅

装帧设计: 张 敏 闻 艺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0791) 88166794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4.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001 | 第一章 坏孩子其实并不坏

如果没有希望就不会期望,当期望变成期盼的时候,身为留守儿童的陈锦年只能用自己笨拙的办法试图引起父母的注意,他成为小镇上的反面教材,成为人们口中的坏孩子,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不过是想爸妈了。

057 | 第二章 原谅我没能保护好你

第一次见到夏桔梗的时候陈锦年就被她深深地吸引了,她一尘不染的衣服和那纯净的眼眸与满身尘土、头发凌乱的陈锦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以为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但夏桔梗却因为他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085 | 第三章 我们一起回家吧

陈锦年没想到那个肥肥胖胖的女人会成为自己的二婶并跟他生活在一起,他更加没想到这个女人还是张孜婷的妈妈,陈锦年对她冷嘲热讽。当那个肥肥胖胖的女人离开了他们,看着从小把自己拉扯大、一脸苦闷的陈二海,陈锦年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101 | 第四章 风波又起

陈锦年把那个肥肥胖胖的女人找回来的时候却无情地被陈二海赶了出去,他曾答应陈二海要做一个好人,可陈二海却说 he 杀了人,他无家可归,最信任最疼他的人都将他抛弃了。那年他还是个未满十八岁的孩子。

137 | 第五章 幸福来得太快也去得太快

张孜婷曾经以为和陈锦年生活在一起了,总有一天他会喜欢上她,可是到头来才发现陈锦年离她越来越远。在他的心里,从来都没有忘记过那个叫夏桔梗的女孩……

157 | 第六章 惊天噩耗

陈锦年以为自己会这样一直做个好孩子，像陈二海期待的那样活着，可当他得知陈大海偷偷离开卖肾去救徐英的时候，陈锦年的世界坍塌了。他最终还是辜负了陈二海，还害死了陈二海……

187 | 第七章 相见、离开

陈锦年没想到会再次见到夏桔梗，当他再见到她的时候，他就决定再也不放手。当陈锦年以为他们会理所当然地结婚时，夏桔梗却再一次消失了。他发疯一样满世界找她，却始终不见她的踪影……

201 | 第八章 他们的梦想

陈锦年回了老家，他记得陈二海的梦，记得夏桔梗的梦，他们都喜欢老家的柚子。陈二海死了，夏桔梗消失了，他只能守着他们的梦活下去……

255 | 第九章 父母归来

陈大海和徐英归来，陈锦年那么支离破碎的心已无力再爱，看着父母他的心里除了恨还是恨。徐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最终精神失常，陈大海一辈子在陈锦年面前抬不起头，为了能堂堂正正地做一件不让自己丢脸瞧不起自己的事情，他去开山放炮，最终被送进了医院……直到那一刻，陈锦年才明白恨只是因为爱……

297 | 第十章 一家团聚

陈锦年恨了父母一辈子，觉得父母让他丢人抬不起头，直到最后他才明白，父母同时也让他骄傲了一辈子，教会了他什么是爱，不离不弃的爱……

▶ 第一章

坏孩子其实并不坏



如果没有希望就不会期望,当期望变成期盼的时候,身为留守儿童的陈锦年只能用自己笨拙的办法试图引起父母的注意,他成为小镇上的反面教材,成为人们口中的坏孩子,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不过是想爸妈了。

在护国镇的集市上有一个叫作水井沟的十字路口，这里有一间店铺，上面有一块木板，写着三个红色的大字——豆花饭。

这店铺的门口总能看到一双清澈的眼眸，他坐在店铺的门槛上，或是望着进进出出吃饭的人，或是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像是在期盼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又好似只是无聊得没地方玩耍，在此发呆。

孩子不过三岁左右，他用左手的手背往左边的脸上抹了一下流出来的鼻涕，然后又用右边的手往右边的脸上抹了一下流出来的鼻涕，一个上午来来回回也不知道多少次，使得一张原本清秀的脸看起来脏兮兮的。他穿着一件小棉袄，衣服已不知道多久没有换洗过，泛着一层油光，锃亮锃亮的。

南方的天气不像北方那样干冷，南方的冬天湿冷湿冷的，但也不知道是四川人挨冻指数高，还是怎么的。像今天这样，哈一口气都能看到白色的气息飘荡，但眼前这个孩子却穿着一条开裆裤，整个屁股都露在了外面。他坐在冰冷的门槛上，一张黑里泛红的小脸上一双眼睛天真地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陈光棍从外面进来，朝他吼了一声：“滚开！”

小小的陈锦年抬起那稚嫩的小脸看了他一眼，极其不情愿地将露在外面的屁股往旁边挪了挪。估计是那块门槛上的木头刚坐热，换一个地方屁股又得凉一阵子。

陈光棍看了他一眼，憋着没笑，转过身来在他面前蹲了下来，用手指着他露出来的小鸡鸡捏了捏，一本正经地用着一口正宗的川音对着他说：“锦年，你娃惨了，要死了。”

陈锦年抬起头愣愣地看着陈光棍，他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要死了。

陈光棍，真名陈世元，男，二十八岁，胡子拉碴，穿得跟锦年差不多，也是一身锃亮锃亮的。在护国这样的农村小镇，二十出头还没娶到婆娘就是很丢人的事情了。而他，二十八了还是光棍一条，也不知道是谁带头喊的，喊着喊着就喊出了名，整个小镇上的人几乎都快忘记他的真名了。

陈光棍一天到晚游手好闲的，经常干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来，用镇上人的话来说，就是他的脑壳有些卡。不过大家见他可怜，乡里乡亲的有什么活也经常叫着他一起干，对于一人吃饱全家饱的陈光棍来说，日子过得也倒还算舒坦。

陈光棍咧嘴一笑，看了陈锦年一眼，又指了指正在外面玩耍的两个女娃嘿嘿一笑并指着陈锦年的小鸡鸡说：“这个有问题。”

陈锦年埋头看着自己的小鸡鸡用手抓了抓，不痛不痒的，他心中很是疑惑又抬起头看着陈光棍，问：“有什么问题？”

陈光棍坏笑地看着他：“你没发现自己跟她们不一样？”

陈锦年用袖子再次抹了一下流出来的鼻涕，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流出来的鼻涕算是全部给吸进去了。他抬起稚嫩的小脸继续看着陈光棍。

“哪里不一样？”

他扯了扯他的小鸡鸡，嘿嘿一笑说：“你看，她们都没有，就你多了个东西出来，你不把这东西切掉，你就要死了。”

陈锦年歪着脑袋看了看外面玩耍的小女孩，那两个女娃跟锦年差

不多大小，也是三四岁的样子，也穿着开裆裤。他趴在地上看了看，又坐回门槛上用小手牵着自己的鸡鸡看了看，看着看着，锦年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对着正在里面忙碌的豆花饭老板喊着：“叔，叔！救命啊！我要死了！我不想死！这个东西我不要了！你快帮我切掉。”

陈二海一看脸唰地一下就绿了，再一看在旁边咧嘴直笑的陈光棍顿时就明白过来怎么回事，扯着嗓门对着他就开喊：“我说你个龟儿子，你怎么那么缺心眼呢？他要是把那东西切了，他爹妈回来还不要了我的命。狗日的，见过损的，没见过你这么损的，活该你龟儿一把年纪了还找不到婆娘。”

陈光棍也不生气，嬉皮笑脸地看着他：“你还不是一样没婆娘。”

陈二海的嘴巴顿时就被他给堵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陈二海的条件也不算差吧，不知为啥就是娶不到老婆。

陈二海一把将锦年拉到身边，对着他说：“不要听他乱说，没得事，这个东西是用来尿尿的，切了拿什么拉尿？”

“那她们都没有。”陈锦年眼泪汪汪地指着门口玩耍的几个女孩子。

“她们是女娃儿，你是男娃儿，不一样的，晓得不？”

陈锦年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总之他知道自己不会死了。这便是锦年三岁的记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知道自己跟别人长得不一样。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男人和女人，好人和坏人。这是他的叔叔陈二海告诉他的，他当时就指着陈光棍对着锦年说：“这个家伙不是好人，以后看到他躲远点，不然你长大了就跟他一样连婆娘都娶不到。”

陈光棍就站在门口哈哈大笑地说：“锦年，跟我要娶不到婆娘，跟他一起更娶不到婆娘。”

陈锦年抬头睁着天真的大眼睛看陈光棍一眼，转身走到陈二海身

边，拽着他的围腰(围裙)问：“那什么是好人？”

“像叔这样的就是好人。”

“二叔，那你是好人怎么也还没有婆娘？”

陈二海面色一沉：“小孩子懂什么！”

陈锦年仍旧抬起头，一脸天真地看着他，问：“叔，娶婆娘来做啥子？能吃不？”

站在门口的陈光棍嘿嘿一笑：“能吃！好吃得很！有奶喝！”

陈二海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个龟儿子，傻×，有这么教娃儿的吗？”

“我不喜欢喝奶，我喜欢吃稀饭。”陈锦年一脸认真地说。

陈光棍也觉得自己刚才的话有些过分，毕竟陈锦年还是一个三岁的小娃儿。看着他天真的大眼睛，他又解释着：“你娃儿连婆娘都不晓得，你老爹要没得婆娘哪来的你啊！婆娘就是娶回来抱着睡觉生娃儿的。”

陈锦年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说了一句让陈二海和陈光棍都叹为观止的话：“那我也有婆娘，我叔就是我婆娘，他每天都抱着我睡觉。光棍叔，你说我们哪个会生娃儿呢？”

陈光棍哈哈大笑起来，指着陈二海：“他生！他生！”

陈二海一脚朝他踹去：“狗日的，你才生娃儿，你个方老壳(办事不灵醒，脑袋不好使)！”

“锦年，你别听他乱说，跟叔学就对了，咱们长大了不求做人上人，但一定要做个好人，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大学，从咱们这小地方走出去！”

三岁的锦年便有了自己的意识，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后来，渐渐地长大，他才发现其实陈二海说得一点都不对。陈光棍其实算不上坏人，

但他的叔陈二海却一直遵守本分地做着一个人，起初陈锦年觉得自己的叔很窝囊，后来他才知道陈二海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好男人，他心目中的英雄！

只不过，他没能按照陈二海的意愿那样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陈锦年渐渐地有了自己分辨事物的能力，有了属于自己独立的思维，他开始懂得一些事情。

每当别的小孩有爸妈陪的时候，陈锦年就一脸羡慕地托着下巴看着他们。

每当六一儿童节他的小伙伴们拿着礼物和糖果来问陈锦年他爸妈给他什么的时候，他总是低垂着脑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几颗糖来笑着说：“我叔给我的。”

他的小伙伴们就歪着脑袋问他：“陈锦年，你爸妈呢？我们都没见过你爸妈，你是孤儿吗？”

陈锦年再次将头给埋了下去，后来陈大海和徐英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在电话里问：“我是孤儿吗？”

“呸！你爸妈还活着呢！你个浑小子是咒你爸妈早死吗？”陈大海在电话里生气地骂着。

他耷拉着小脑袋，心中很是委屈：“他们说我是孤儿，他们都有爸妈就我没有。”

徐英抢过电话耐心地给他解释着：“锦年，下次他们再这样说你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们爸妈在外面打工赚钱，好存钱将来给你念大学。”

但是，每逢过节的时候，陈锦年依旧觉得心里很难受，后来一到过节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

再大一些上学了没办法，不管别人说什么他总是一声不吭。后来

实在是没办法，有一次他生气就将那个小家伙给揍了一顿。

后来，陈锦年发现这个办法很有效，凡是有人说他坏话，他就揍那个人。有人惹他不高兴了，他也揍那人。住在他周围的小家伙几乎都被他揍过。从此以后，陈锦年一发不可收拾。

八岁的他已然成为半个小镇的传奇人物。他被当作教科书被镇上的大人拿来教育自己的小孩。当然，这并非他有多优秀，而是被当成一本反面教材。

陈二海的豆花店如今生意做得也比从前好了很多，现在不仅经营豆花饭，还卖各种面食。

对于这个小侄子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几次跟陈大海和徐英打电话让他们回来，但他们只是在电话里说了陈锦年一通，并未当回事。

隔三岔五的就有人来找陈二海告状，不赶集的时候，陈二海还有时间去应付那些人，毕竟吃饭的人不多。可是一遇到赶集的时候，他就很怕有人上门来。

“锦年，你再这样调皮，叔可就不管你了。”

陈锦年斜了他一眼，心想你不管更好。

“陈锦年！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我又不是聋子。”

“你知不知道现在街坊邻居都怎么说你？你现在也这么大个人了，应该要懂事了。”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陈二海叹了口气，陈锦年趁机拔腿溜了出去。他心想，反正孩子还小，才八岁又懂个啥呢？况且他们陈家现在也就陈锦年一根独苗，要让他动手打他，他还真是舍不得。这孩子两岁半的时候就跟着他，如今都五年半了，就跟自己的亲生儿子似的。

这天下午，陈二海坐在隔壁的茶馆里跟人打牌，刚开始，大家说要给陈二海介绍媳妇，后来又说他带着陈锦年，这事不好弄，再后来话题就直接扯到了陈锦年身上。

李三说：“二海啊！我看你这么弄也不是个办法，锦年这娃儿太调皮。”

王五也说：“是啊！你说他又不是你儿子，他父母丢给你就不管，这么拖着哪个女人敢嫁给你？要是他老实一点还好，你瞧瞧他，咱们这街上老的小的哪个不知道陈锦年的大名？”

陈二海叹了口气：“这都是命！锦年这娃虽然调皮了一点，但心眼不坏，等他大一点就好了。”

“你就惯吧！等他大了你管不住了，看你怎么办！”

“哼！还等大了？我看他现在就管不住咯！”

锦年放学回来，把书包往屋里一扔，然后找了一圈没发现陈二海，便知道他肯定到隔壁的茶馆打牌去了。他来到茶馆门口，果然看到陈二海坐在最外面的那桌，于是对着陈二海喊道：“叔！我饿了。”

陈二海难得每天这个时候有空休息，刚才又被几个牌友说了一通，心中老不痛快了，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吃！一天到晚就晓得吃，你饿死鬼投胎的呢！这才几点？”

“你做不做饭？”

“没看到老子忙不过来？”

陈锦年白了他一眼，转身就走了回去，抱着水壶咕噜咕噜地灌了几口，走到旁边打开炉子抓起一把面就丢到了锅里，学着陈二海的样子像模像样地将面捞到放好调料的碗里，又从旁边的盆子里打了一勺肥肠放到碗里，一碗肥肠面算是做好了。

陈二海抬起脑袋看了他一眼，一脸心疼地喊着：“你娃长本事了啊！少放点肥肠！好贵的！”

陈锦年也不理他，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他刚吃完，陈光棍就走了过来，看着他嘿嘿一笑，喊着：“锦年，给我也来碗肥肠面！”

“要得！”

陈锦年丢下碗筷，跑去给陈光棍煮面，打肥肠的时候他还偷偷瞄了陈二海一眼，见他正忙着打牌没空看自己这边，狠狠地打了一大勺肥肠到碗里端到陈光棍面前，神秘兮兮地说：“快吃，被我叔看到了我又要挨骂了！”

陈光棍一看，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锦年，还是你对我最好！这一碗面里的肥肠比平时三碗的肥肠都多。”

陈锦年坐在旁边笑嘻嘻地看着他不语，陈光棍夹了一块肥肠放到嘴里，心满意足地说：“我也不会白吃你的东西，我陈光棍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人，但也绝对不是啥十恶不赦的坏人。锦年，你说这几年我对你怎么样，没得话说吧？以后有事就来找我，有我罩着你，这护国镇就绝对不会再有人敢欺负你。”

陈锦年觉得陈光棍很仗义，很多时候他都觉得陈光棍不像是自己的叔，而是自己的一个大哥哥。他坐在一旁笑得很开心，后来两人又聊了很久的葫芦娃，陈光棍才离去。

临走的时候，陈光棍又神秘兮兮地对着陈锦年说：“今天顺河街新搬来了一家人，如果要追根问底的话也算不上是新搬来的。夏老师的爷爷当年就是我们护国镇的人。后来夏老师的爸爸带着他们一家到外面去发展，他们祖宗两辈都是生意人，没想到到了夏老师这儿出了个文人。夏老师说他准备调到护中教书。”

他说这些的时候，陈锦年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但陈光棍却意犹未尽。

尽,接着说:“他们家的那个女儿啊长得那是一个水灵啊!斯斯文文、干干净净的,一点都不像我们农村的这些娃儿,长大了肯定是个大美女。”

陈锦年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稀奇的。看着他不屑的样子,陈光棍嘿嘿直笑:“你娃以后长大就晓得了。”

陈锦年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这个当时他充满不屑的小女孩,后来竟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陈锦年十一二岁的时候,陈光棍跟他聊得最多的就是女人。不过那个时候的陈锦年情窦还没开,所以他对这个问题根本就没兴趣。

陈光棍说着女人,陈锦年就跟他聊着《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那个时候的陈锦年觉得自己要找女朋友就得找个像小燕子那么可爱的。

“锦年,《还珠格格》好看是好看,但是没我家里的碟那么来劲。”陈光棍神秘兮兮地说着。

陈锦年一脸好奇地看着他:“什么碟?”

“你娃儿还太小,不懂。”

陈锦年心中有些不满,不懂那你还说个屁!看着他的眼神,陈光棍有些不爽地说:“你娃不服气?”陈锦年不理他,陈光棍来了气,对着他喊:“你明天放了学来我家,给你增长一下见识。”

第二天下午放学,陈锦年没有直接回陈二海的店铺,而是去了陈光棍的家。

十一岁的锦年第一次知道了男女之间的事情,也第一次看了传说中的黄片。看着陈光棍那兴奋的样子,锦年一脸的鄙夷,他不知道两个人缠在一起弄得浑身是汗有什么意义。虽然不明白,但心里却有一种十分奇特的感觉,这种感觉到底是怎样的,陈锦年也说不上来。

陈光棍嘿嘿一笑：“你娃儿别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等再过两年你发育了，保证你龟儿比我还亢奋！”

至于陈光棍口中说的顺河街来的那个女娃，锦年也曾偷偷地跑到顺河街去找过，但却不曾见到陈光棍说的那么一人。直到陈锦年十三岁那年，班上来了一个转学生，名字叫做夏桔梗，就坐在他前面。

后来是陈光棍告诉他，那个夏桔梗就是当年他说的那个女娃。为了求证，锦年还偷偷地跟着夏桔梗回了一次家，她果然住在顺河街。她的爸爸果然是一名老师，而且还莫名其妙地成了陈锦年的班主任。

陈光棍颇有成就感地对他说：“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陈锦年留意到夏桔梗也不只是因为陈光棍，还因为她有一头乌黑秀丽的长发，披散在后背上，光看她的背影陈锦年就觉得很美。

那时他刚念初中，一进教室他第一眼就在人群之中看到了夏桔梗，她跟其他的人是截然不同的。

其他的同学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兴奋地聊着，他们或是头发乱七八糟，或是衣服脏兮兮的，或是衣服很是破旧，总之不管怎样从他们身上总能找出一堆的问题。

但唯有她，唯有她头发乖巧地披散在肩膀上，一件白色的衬衣白得好似天上的云朵，一条浅蓝色的七分裤上亦是没有一点污渍，一双白色的球鞋亦是干干净净挑不出任何毛病。

老师说让大家一个个走到讲台上做自我介绍的时候，陈锦年才知道她叫夏桔梗。后来老师调整了大家的座位，让陈锦年兴奋不已的是她就坐在他前面。

她不仅穿着得体，而且脸上永远挂着一抹淡淡的浅笑，给人一种很温暖很温暖的感觉。陈锦年觉得几乎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因为她不仅长得好看、穿着得体，而且成绩还特别好，就算

是待陈锦年这样的问题学生也从来不会发脾气，还经常主动找他讲解问题。

陈锦年对夏桔梗的感情很是复杂，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喜欢夏桔梗，可是每次当她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又觉得自己很讨厌她。

夏桔梗第一次到陈锦年叔叔的店里吃饭，她走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陈锦年，心中不由得一喜：“嗨！你怎么也在这？”

锦年看着她不知为何特别不希望她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更不希望她看到自己出现在这样的地方。

“陈锦年！”夏桔梗又叫了他一声，带着灿烂的笑容朝他挥了挥手。

陈锦年觉得自己要是再假装没听到或者没看到就有些说不过去了，他僵硬地朝她挥了挥手：“怎么……怎么今天中午没……没回去吃饭？”

“我妈今天有事不在家，一会我爸也来。”

陈锦年的脸色就更加难看起来，可偏偏在这个时候，陈二海对他喊道：“陈锦年，你在干吗呢？快给里面角落那桌端一碗豆花过去。”

陈锦年当时脸唰地一下就红了，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夏桔梗。陈二海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你娃儿干吗呢？没看到老子忙都忙不过来啊！”

陈锦年低垂着脑袋急忙转身去帮忙，几次从夏桔梗旁边路过他都不敢抬头去看她。

“爸！”

随着夏桔梗的声音，陈锦年看到夏平走了进来，他一进门就看到了陈锦年。他乐呵呵地一笑：“我早就听说你们家在这里开了一家豆花店，一直都没有机会来吃。”说着，夏平走到夏桔梗的对面坐了下来：“你看看人家锦年多勤快！”